泪壶

作者:[日]渡边淳一

一

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制成一把壶。这是妻子愁子临终一个月以前向丈夫诉述的愿望。当时听了，丈夫新津雄介只感到妻子是被病魔折磨得心智有些糊涂了。然而，妻子却是十分认真的！“反正我是不行了，将我的骨灰，做上一把美丽的壶吧。”妻子才三十六岁，一年前患上了乳房癌。这以前她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有段时间感到左胸有个硬块，可也没十分在意，一直到病灶发展到了相当程度，才去医院，诊断结果为乳房癌，马上住院动了手术。当然，动手术要割去乳房，这对愁子来说是有些不情不愿的，但想到生命攸关，也就只能认命了。应该说手术是做得十分仔细的，不但割去了左乳房，又将腋下至淋巴范围内的所有可能含癌细胞的组织都割除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才半年便转移了，而且确诊为肺癌。雄介和愁子一开始都感到人尚年轻，不太会有生命之虞，然而他们不知道，恰恰是因为年轻，才是促使癌细胞快速扩散的致命伤。过了新年，春回大地，犹如被这万物竞发的大自然吸走了精气似地，愁子的身体一日坏似一日，挨到樱花盛开的季节，医生终于明说她的生命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因为婚后他们没有孩子，所以雄介外出旅游，甚至去酒吧喝酒，总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

在同事朋友间他免不了被冷言冷语地说是“妻管严”，因此难以想象，没有了妻子，他的日子将怎样地过下去。可是，现实是无情的，望着妻子病入膏肓的样子，不得不相信医生的话是不错的。妻子的身体是一日比一日消瘦，也许是肺部受癌细胞损伤已十分严重，稍微说几句话便会引起激烈的咳嗽，甚至喘不过气来，以致身体更加难受。强忍着这种难受痛苦，妻子竭尽了全力向他倾诉道：“家里……不是有一个骨灰瓷盆吗？”所谓的骨灰瓷盆其实是一个将动物骨灰拌在陶土中制成的盆子。据说拌入的是牛的骨灰。这骨灰瓷器的工艺最早是英国人发明的，也许是无机物质的瓷器中含有了有机物质的骨灰成分，所以使烧成的瓷器显出一种淡淡的浅灰色调，且感觉十分地自然柔和。由于这天然浑厚的质地深受人们的喜爱，所以这种工艺很快在世界各国得到普及，但是上档次的精品，还是英国产的为多。

五年前，雄介与愁子去欧洲旅行时，在伦敦一下看中了那个盆子，于是便将它买了回来。

愁子的脑子里，也许对当时听说的骨灰瓷器的制作法，还印象深刻。

“牛的骨灰……可以制作盆子，花瓶……人的骨灰，也可以做把壶的吧。”

确实她说得不错，可是用人的骨灰制作瓷器，却是至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呢。

“我已经不行了……最多还有一个月。”

雄介心里想说“别瞎想”，可又有谁能比愁子更知道自己的身体状

况呢。虽说身患绝症，但愁子的头脑是十分健康的，此时此刻用些言语去安慰她，只能使她徒增悲伤而已。

“与你结了婚……你待我这么好，我心里真是很感激的。”

这话是愁子说的，但心情雄介也是相同的，而且更有一种悔恨：早知道将要如此早地分别，平时更应该再待她好一些才是呀！

“嫁给你这样的丈夫，……我就觉得……没有白白浪费了这人生……”

每说几个词，便引起激烈的咳嗽，雄介劝她不要多说话，可她还是挣扎着说：

“我死后……请不要忘了我呀。”

“当然的啰，怎么会忘了呢。”

“永远不忘……将我骨灰制成的壶……放在你身边。”

“……”

“我死了，也想伴在你身边。”

愁子的话，使得雄介不忍心启齿说出人的骨灰是不能制成壶的。

“一定，你要记住我的话呀。”

又过了半个月，愁子由于咳嗽厉害与呼吸困难已不能进食了，每天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她的人完全脱了形，双眼凹出两个深深的窟窿，下巴削尖，看去似一个幽鬼似的可怕。

看着自己这幅可怕的形象，愁子怨艾地诉道：“你不照我的话做……我可是要变了鬼来找你的。”

说着从被窝里伸出只剩一层皮包骨的手指，雄介默默地伸出自己的小指勾住了愁子的指头：

“我一定会照你的话做的，你好好休息吧。”

再过一个月，愁子的生命便到了尽头。

假如果真似医生如此所说，愁子离开了人间，雄介嘴里不说心里的悲伤是可以想见的了。然而，也真是在这瞬间，他心里打定了主意，一定要遵照妻子的心愿将她的骨灰制成一个壶。

从技术上来讲，用牛骨能制瓷器，那么用人骨就不应该不行的。翻看了不少的有关瓷器的书籍，书中记载作为骨灰瓷器主要原料的骨灰，任何动物都没关系的，只是牛骨制出的东西最少杂质而已。

这样看来，虽说人骨与牛骨的有机成分：磷酸、钙质等的比例会有些不同，但烧成灰后，本质上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了。雄介对自己的认识不太有把握，又去请教了公司里懂行的同事，得出的结论也是相同的。

既然任何动物的骨灰都可以，那么人的骨灰也是没问题的。

这样理论上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怎样取得妻子的骨灰，去找谁来制作这么一把壶的问题了。

用人的骨灰制作瓷壶，是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中声张的，只能在绝秘的情况下进行，这样就必须找一个十分可靠的人才是。

经过反复思考，雄介决定去找在会津经营窑场的陶艺家斯波宗吉先生。

以前，雄介编辑的月刊，为了出刊有关瓷陶器的特集，去东北地区的窑场采访时，认识斯波的。

本来，斯波也不是什么有名的陶艺家，当时只是请他介绍了一些有关会津地区的陶瓷情况而已。

不过在与他的接触交谈中，雄介对他的诚实、忠厚的品德产生了颇佳的感觉。

另外，临分手时，看到的他那窑场木架上放着的一个透明晶莹的白瓷花瓶，又使雄介对他的手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妻子的骨灰，能否制成那样美丽的壶，留传于世呢……”

雄介这么想着，终于拨通了斯波的电话。

先聊了一会好久不见的客气话，雄介便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好一会斯波没有作声，很明显，这么一个突兀的问题使斯波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为好。

“看来，我这事，是太难办的了。”

雄介有些灰心地嘀咕了一声，不料斯波却突然喃喃地说道：

“试试看吧。”

“真的！”

“我答应你，可颜色、形状都得依我的呢。”

“这个当然的啰。”

雄介点头表示赞同，马上又补充道：

“只是，这东西是纪念我妻子的，希望不要太俗气……”

斯波没有回答，不过可以感觉得出，他是答应了雄介的要求的了。

“这样，我妻子也会高兴的！”

“还有，那骨灰能邮寄吗？”

“我自己送到你那里去，可是不知要多少才是呀？”

斯波稍微地想了一会，说真正称得上是骨灰瓷器的东西，应是一

半陶土一半骨灰的比例。

雄介马上想起平时看到的那种盛骨灰的容器来，那样大小的容器盛满骨灰也许也不会有多少的量的呢。

“多一些当然最好，不过单单为了纪念而制作一把壶，骨灰的比例少一些也是没关系的。”

“那么骨灰最好是什么部位的？”

“什么部位都没关系，只是最好将那东西碾成粉末后给我送来。”

雄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心里却在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吃惊。

虽说身患绝症，但妻子真还好好地活着。雄介却在与人谈论着怎样将她的骨头碾成粉末去制作什么壶，这要是让警察知道了，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啊！

确实，雄介也已感到自己的行为已触犯了法律。

即使是妻子本人的愿望，擅自取用她的骨灰是与伤害她的遗体犯了相同的罪行的。法律有规定，盗墓、损坏骨灰是有罪的，那么将人的骨灰拌进泥里做成瓷器就更是犯罪的行为了。

“只是我有一个请求，这件事绝对请保守秘密。”

“这种事，我去说给别人听，有什么好处呢？”

确实，斯波既然答应制壶，那他就是同案犯了，他是没有理由去对别人说的。

“那，就谢谢你了。”

雄介还想问斯波制壶的价格，但想到这种事，问他他也无法回答的，他既然答应了，当然知道其中的风险，当然就不是为了钱的问题

了。

“反正我要去你那里的，好多事见面再谈吧。”

雄介对着话筒，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个躬。

二

给斯波打过电话一个星期后，愁子便终于走完了她人生的道路。

临终前一天，愁子还有些意识，直到最后昏迷之前，她还念念叨叨地说道：

“将我的骨灰……做成壶……放在身边……”

妻子遗体火化后，雄介带去两只骨灰壶①，将妻子的骨灰盛了满满两壶。

在一旁的亲戚朋友也有感到奇怪纳闷的，雄介便向他们解释说“不忍心将妻子的骨灰让别人乱丢……”于是大家便不再说什么了。

“头七”后，各种丧礼大致便都结束，夜深人静，雄介便将妻子的骨灰取出，放在乳钵中轻轻地碾起了粉末。

幸好没有孩子，一个人住的房间，半夜三更地做什么事情也不怕有人看见。

由于癌细胞转移，愁子生前服用了大量的抗癌药剂，所以她的骨头十分地脆弱，轻轻一碾便成了粉末。

从骨灰壶里取出肋骨、肩骨，慢慢地又是手骨、足骨，雄介一边碾着一边觉得自己就像在伤害着妻子的身体一样：

“再忍一下呀，马上好了。”

总觉得两壶骨灰应该是不少的，可碾成粉也只能浅浅地盛满一壶而已。

雄介将两壶骨灰碾成粉，只留下形似佛像的喉骨，这是一定要留下将来放入妻子的墓里去的。

①日本人去世火化后，习惯用壶盛装骨灰。

翌日，雄介便带着妻子的骨粉去了会津，将它交给了斯波。

“粉白粉白的，说这是人的骨头，谁能相信呢。”

斯波说着用手掬起一把骨粉，让那粉从手指缝里徐徐地撒落下去，接着又说：

“有了这粉，制出来的东西，也许是会有些味道的。”

手里握着骨粉，斯波心里荡起了一种异样跃跃欲试的感觉。

“这东西，要多少时间呀？”

“这，总得有一个月时间吧。”

“这么多时间呀？”

“这是不容失败的，所以要有充分的时间使其干燥，所有的工艺也都必须十分地谨慎小心。”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一定收下。”

雄介将一个绸巾包递给了斯波，里面包着五十万元的现金。

像斯波这样的陶艺家该付多少的酬金，雄介心里一点也没数，但自己托他的是件非比寻常的事情，这五十万是并不算太多的。

一下子，斯波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还是默默地收下了雄介的绸巾包。

“东西好了，请与我联系，我会来取的。”

雄介说着眼睛看了一下日历，心里想道，如果顺利的话是赶得上“断七”的法事的。

三

斯波宗吉告诉雄介可以去取壶了，那是一个月过了几天的事。

于是利用周末休息，雄介去了会津。

斯波住的是山间的茅房，他热情地将雄介让进了他的客厅里。

“就是这个。”

顺着斯波的手势，可以见到壁龛里黑漆的台上放着一把壶。

“不知称不称你的心……”

雄介不由两手撑地俯下身去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个质地浑然，晶莹透亮的壶。

壶高约四十公分．从壶上开始自然地朝下扩大，充分表现了它的圆型美后渐渐地缩小，最后又稍稍扩大了一圈形成一个稳定结实的底盘。

整个壶看去犹如一个纺锤，雍容华贵而又亭亭玉立。

雄介当时对斯波并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了句：“这东西是纪念我妻子的，希望不要太俗气……”，可眼前的这个壶，真正是合着雄介的心里似的呢。

与那优美的形状一样，雄介对其色调也十分地称心。

那色调乍一看似乎是洁白晶莹，然而仔细看却发觉它绝没有普通瓷器

的那种牵强，而且透出一种使陶醉的甜甜的感觉。

“这并不是单纯的白，是白色中渗着些炼乳色。”

斯波说得不错，这色调洁白里显出些浅浅的灰色，更增添了一种祥和的感觉。

“总算体现了你那材料的气质。”

“太感谢了，真没想到会这么漂亮，我一定会永远珍惜它的。”

“总算没让你失望，我也放心了。这壶，插上几束花，将它放在壁龛上，更能显示它的风致的呢。”

对斯波的话，雄介颌首表示赞同，一边将脸凑近那壶仔细地看着，他越看越感到壶质像自己的妻子的皮肤，嘴里不由喃喃地道：

“太像了……”

妻子的肌肤有着北陆地区特有的白润，虽说过了三十有些发福，但那肤色还是光洁白凝的。

现在午后的阳光透过纸窗洒落在那壶上，那洁白的瓷质与雄介在浴室里与妻子戏耍时见到的妻子的裸体一般无二。

“妻子，也一定十分称心满意的呢。”

“不过，不瞒你说，这是件失败的作品。”

“你说什么？”

雄介吃惊地追问道。于是斯波站起身子将那壶抱到自己的膝盖上。

“这里，有一点痕纹。”

斯波一说，仔细一看果然壶口下有一点淡淡的朱色的痕纹。

“这是窑醉。”

瓷器在烧制过程中，湿度和氧气的高低和多少会使瓷器的色调产生微妙的变化，这一点常识雄介也是知道的。所以往往火候掌握得不好，烧出来的瓷器便会不尽人意。这种情况，行话便称为“窑醉”，这“窑醉”在很多场合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不可抗力。

因此，陶艺家们为了得到最理想的东西，往往反反复复地烧制许多相同的东西，从中选出最好的作品来。

“真是太丢人了。”

斯波将壶放回原处，疚愧地低下了头：“就这么一件作品……”

雄介重新看了看那壶上的一点淡淡的朱色，犹如不经意地洒落在上面的雨点。这朱色与周围的洁白相比显得有些不同，但并不感到十分地不协调。

“我看去，并不觉得是痕纹呀。”

“这是您的感觉，可我的初衷是要求洁白无瑕的呀。”

“这朱色是偶然产生的？”

“当然啰，我本意是绝不希望有这杂色的。”

雄介不由地用手在那朱色的痕纹上轻轻地抚摸着，一边若有所悟地点着头：

“莫非，这是泪痕吧。”

“……”

“妻子曾反复地哭诉，说她不想死。”

“您能这样认为，我是非常感激的。”

“这就当它是我妻子的泪痕，这壶就叫泪壶吧。”

雄介说着将壶抱了起来，就像拥抱着妻子似地将那壶紧紧地贴在了胸前。

四

愁子“断七”的祭事是在雄介家里进行的，参加者只是极少的几位关系密切的亲友。

除了愁子的父母，便是几位旧时的好友和一些关系亲密的邻居，总共才十几个人。

三室一厅的房间，这十几个人已是显得有些拥挤了，从酒店中叫来了菜肴，大家围在一起，一边吃着一边缅怀着愁子的生平往事。祭事在一种祥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愁子逝世后，雄介买了一个小小的灵台，用以供放愁子的骨灰壶和牌位。祭日的这一天，在那边上，又多了一只插着菊花的洁白美丽的泪壶。

灵台很低，所以那泪壶更显得夺目光彩，可来参加祭事的亲友们都只认为那是一只普通的花瓶。

只有愁子大学时的好友菜穗子由衷地赞叹道：“这壶真是太美啦”，这才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泪壶上来。

“以前，愁子就一直喜欢这个壶……”

雄介含糊的说明，大家似乎并不感到奇怪。

祭事结束，临回家时，愁子的母亲对雄介说道：“过些日子，该将愁

子的骨灰送到寺庙里去了吧。”又有几个人同情地叹道：“这以后，雄介是真正地影形相吊的了。”

“这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雄介点着头，心里却十分地坦然，骨灰送去寺庙，这泪壶还是时时刻刻地在陪伴着自己的。这泪壶所含的愁子的骨灰是远远超过那将要送去墓地的骨灰壶的。

四十九日“断七”以后，雄介也不忘在灵台上供香和上水”，但他心里最最欣慰的是那只宝贝的泪壶。

灵台上供着牌位，但那只是和尚在上面写了个愁子的名字，而那泪壶却是确确实实地蕴含着愁子的骨粉和心愿的。

平时喝了些酒，心意朦胧地回到家里，雄介总忘不了对着泪壶说说话儿：

“我这么晚回来，你一定寂寞了吧。”

壶里没有插花，他也总是朝里加水，在灯光下看去，那壶里的水发着异样的光亮，时时将雄介的面影映得清清楚楚。

可是雄介眼里却不认为那是自己的面影，总是将其看作是妻子的面影。

“今天，是你也认识的铃木的欢送会，他调到北海道的分公司去了。”

雄介对着壶里的面影，这么诉说着，将那壶摇了几下，于是便能听见壶里发出一些奇妙的声响来，他也明知这是水的晃动声，可却总喜欢将此认为是妻子对自己话语的回答。

“好吧，时间不早，进房休息吧。”

卧室里的床，也还是以前愁子活着的时候一样，一张宽宽的双人床。

以前，雄介晚回家，愁子总是睡在这床的一边，迷迷糊糊地唠叨："怎么才回来呀。"

①日本的习俗，在灵台上供上一小瓶水，表示对死者的悼念。

可现在，这床上再也不见了愁子，只有那只洁白的泪壶。

"来，与我一起睡吧。"

雄介抱着泪壶去到卧室，将它放在床头柜上。

"晚安……"

关上灯，渐渐适应了黑暗的眼睛里，便清晰地映出那洁白的泪壶。

躺下身子，看着泪壶，雄介总会产生一种与妻子同床共枕的错觉来。

愁子的身子也如这泪壶，雪白光滑，特别是两人相爱后，她的肌肤里好像吸足了水似的，湿润润地柔润无比。

这样回想着，雄介不由从床上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起那泪壶来。

应该是冰冷的壶身，却意外地感觉温和，还真有些汗津津的感触。

从壶的圆滚滚的部位慢慢地朝下抚摸过去，雄介真正地感到有些不能自已了。

"爱你……"

喃喃地发着呓语，雄介猛地将泪壶抱入了怀里。

妻子、泪壶，雄介已无法分辨，只是感到如梦如泣，只是感到如痴如癫。

四十三岁的一条汉子，竟会抱着一个壶发泄自己的情欲，事后雄介常常会感到不可思议和羞愧得无地自容。

当然，这是不能与别人说的……。

可是，妻子过世已有半年了，这期间心里时时想念妻子，可是看见泪壶便会情不自禁，这实在不能说是正常现象呀。

仔细想想，这半年来，雄介是没碰过一个女人。

也许是压抑着的情感宣泄到了泪壶上。

“偶然一次，找个女人也可以的吧？”

休息一天的下午，雄介对着泪壶问道：

“你是我最爱的，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雄介来说这个世上也还没有一个女人超过他的妻子，妻子是他惟一的最爱的女人。

在这前提下，偶然找个女人，妻子也是会原谅的。

这么想着，雄介还是不能产生与别的女人交往的兴趣。

五

妻子逝世后，雄介第一次与女性一起吃饭是妻子周年后一个多月的事了。

对方是采访工作时认识的，叫井波麻子，三十七岁，是位造型设计师。

年龄与妻子相同，但身材要比妻子高，又十分讲究打扮，工作上也是一把好手。

与她关系亲密起来是因为采访工作结束后，闲聊中得知她已经离婚，而且也没有孩子。

久违了的与女性一起就餐，雄介不由地将妻子一年前患癌症过世的事

对麻子说了：

“现在也还是有一种感觉，我晚上回去好像她在家里等着我似的。”

在这种场合，说起妻子过世的事情，在雄介是想求得妻子的谅解，在麻子却是认为雄介十分地诚实忠厚。

“你这么爱她，你夫人真幸福呀。”

麻子是离婚的，所以似乎不太想涉及自己的事，于是换了个话题：

“不过，你一个人生活，洗衣服、打扫房间怎么办呢？”

确实问得有道理，这是雄介最最伤脑筋的事情。

妻子过世时，她娘离得近，她母亲便时常来帮帮忙，可半年前老人腰感到不便，于是便不再来帮忙了。

没有办法只好请了个佣人，但到底不是自己家人，好些细小地方难免不能周全，房间便也渐渐地杂乱起来，雄介的身心也感到吃力不堪了。

“总的说来，男人一个人生活，总不是滋味呢。”

这样说着，雄介不由地想象着麻子在自己家里的情景来。

三次约会后，雄介终于开口约麻子去自己的家里，麻子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房子是五年前按揭买下的，一个人生活是显得十分宽畅的。

“哈，不是打扫得很干净吗？”

麻子很是意外地环视着房间，目光落在了壁橱上的灵台上。

“夫人，真是漂亮呀。”

看着牌位前的照片，麻子双手合掌对着灵台鞠了个躬。

那天，麻子在雄介家里呆了一会便告辞了，然而从那以后，他们见面

的次数便直线上升了。

本来雄介的工作是编辑中年妇女为对象的杂志，所以与麻子这样的设计师在一起也并不引入注目。麻于也一样作为工作，与雄介这样的编辑经常接触，也没什么不正常。

这样频繁地交往约会，两个月后，雄介与麻子终于亲密地连在了一起。

地点是在新宿的旅馆里，平时很怕难为情的雄介，那天是借着酒意对麻子作出邀请的。

也许是结过婚的，麻子对这种事情显得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倒是雄介，也许是太久的没有接触异性了，显得高昂激动，兴奋不已。

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她会与自己结婚的……。

这么心旷神怡地暇想着，雄介回到家里，目光一下碰上了佛台边上的泪壶。

雄介于是赶紧朝着泪壶低下了头。

“对不起，只是玩玩的，我一点也没有忘记你……”

可是，第二天一到公司，便将泪壶丢到了脑后，满脑子是麻子的影子了。

只要有一次跨过那条界线，男人女人的关系便会急速地发展。

以前雄介与麻子是每星期约会一次，马上便发展成为两次，三次了。

而且每次都要去旅馆，费用也大大地增加了。

于是，雄介便想约麻子到自己家里去玩，但麻子却以种种的借口回避着不肯去。

“去我家，又不用担心时间，气氛也十分地舒适，为什么不肯呢？”

雄介的质问，麻子期期艾艾的终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你那屋里，有好多你夫人的东西不是吗？”

听了这话，雄介才猛地想到自己家里的那个妻子的灵台。

确实也是，那灵台放着，怎么不使麻子心神不宁呢。

“现在，好些东西都已处理掉了。”

雄介这样回答着麻子的问题，心里在想着将妻子的灵台拆去。可是拆去后移到何处去呢？本来，说是灵台实际上只是一块写着妻子名字的牌位而已。如果将此移到墓地里，与妻子的骨灰放在一起，倒是十分自然妥帖的。

可是，现在这么做，妻子的娘家人会怎么想呢？然而，都已一年半了，前些日子碰到妻子的母亲她也劝雄介：“有好的人，结婚也无妨的。”这么看来，将妻子的灵台撤去，牌位供到寺庙的墓地里，也许他们也是不会反对的。

一个星期后，雄介去妻子娘家，讲了自己的打算，得到他们的许可，便将妻子的灵台搬到了寺庙里。

“这样，你妻子的所有一切便全都没有了呀。”

妻子母亲带着些许嘲讽的语调，雄介赶紧摇起了头：

“灵台没有了，可家里的一切还是愁子生前老样子呀。”

睡的床，坐的沙发，最最关键的是那只泪壶，还是留在家里，那是要比那灵台不知多几倍地会勾起雄介对妻子的思念呢！



灵台搬走半个月后，麻子终于去了雄介的家里。

“我不会惹你夫人嫉恨的吧。”

麻子这么说着，环视着到处留着男人大大咧咧痕迹的房间。

“很整洁呀，这房间。”

“经常请钟点工来打扫的。”

“这壶真漂亮呀。”

突然麻子看到了沙发前桌子上的泪壶，这么说着，雄介不由一下慌了起来。

“你喜欢吗？”

“这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所以……”

麻子继续盯着那泪壶看着，突然身体朝壶凑了过去，伸出手指在洁白的泪壶上叩了一下。

于是，“嗡……”地一声沉闷的声响从泪壶中传了出来，麻子神情穆然地嚅嗫道：

“这壶，在哭呢。”

是说着玩玩的，还是存心有所指的？麻子这样的举动实在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这天夜里，雄介让麻子住下，麻子起先也并没反对，可是当她去浴室冲淋后出来，却一下摇着头改变了主意。

“对不起，我身子上来了。”

都已经钻进被窝等着的雄介，不由地大扫其兴，但想想麻子又不至于

说谎。

“应该还有四五天呢，怎么早来了，奇怪呀……”

麻子自言自语地穿好了衣服，雄介也只好起来，两人重新坐到沙发里喝起葡萄酒来，雄介心里到底有些说不出的味道。

怎么会偏偏这种时候，发生这种事情的呢，麻子这么想着，突然恍然大悟地叫了起来：

“该不会，你夫人在作梗吧！”

“这话，这种事情……”

雄介一个劲地摇头否定，可心里也不由地感到有些道理。

于是结果那天晚上，两个人可以说是趁兴而来，扫兴而归，雄介的心里，更是郁结起了一团焦虑和不安。

那以后，又邀请麻子好几次，半个月后麻子终于又一次去了雄介的家。

这次总不会有事了吧，雄介这么想着正想将麻子抱去卧室，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

拿起话筒，是总编辑打来的，有一篇稿子要临时调换，让雄介马上赶去公司。

又是节外生枝，两次不能如愿的雄介心情更是焦躁，半个月后，又一次将麻子约到家里，这一次总算没有横出什么事情来。

两个人喝了不少酒，都有了醉意，拥抱在一起亲吻了好一会，才一起进到卧室里，不料发现那只泪壶竟会在床边的床头柜上，这也许是钟点工为了改变一下卧室的氛围，从外面搬过来的。

“这壶跑到这里来了呀。”

麻子嘴里嘀咕着，脱去了衣服钻进了被窝。

“喂，将灯关了。”

麻子要求着，雄介便关上了灯，顺手在麻子的身上抚弄起来。

至今为止，麻子来家已三次了，可一次也没有好好地尽兴相爱，这当然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两人之间的关系这段时间有些冷淡却是事实。

因此今夜一定要好好地温存一下，再顺势向麻子正式提出结婚要求。

雄介心里这么地盘算着。

外表看去显得瘦瘦的麻子，身上却意外地丰满。

雄介激情满怀地感触着麻子富有弹性的肌肤，情不自禁地将头凑到麻子的怀里，一个劲地舔着她的奶子，同时右手便也朝着她的下身行动起来。

渐渐地，麻子兴奋了起来，雄介便欲行事，翻过身子刚要扑到麻子身上，眼前却映出那个雪白的泪壶。

一瞬间，雄介怔怔地凝视着泪壶，身子不由地瘫痪似地趴在了麻子身上。

与麻子的做爱已是好几次了，相互也已习惯的了，如果在平时，只要雄介按部就班地行动，一切便会尽情尽兴的。

然而，不知什么缘故，今晚有些奇怪雄介感到自己趴在麻子身上竟一点劲也没有了。

这是至今为止从未有过的事呀！

看着仰面朝天紧闭着双眼的麻子，心里不由地焦躁不堪了。

雄介只好再从麻子身上滚了下来，用嘴巴不停地舔着麻子的嘴唇，乳房，双手也慌慌忙忙地不断抚弄着她的身子。

然而一点效果也没有，越是焦躁越是拿不出精神来。

实在没有办法，雄介只好将头埋入麻子的双腿间，正想用舌头去舔她那最敏感的地方，只听黑暗中麻子深深地叹息道：

“算了，别再瞎折腾了。”

明明是在同一个被窝里，可麻子的声音听去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似的，语气冰冷冰冷的。

雄介尴尬地睡直了身子，淡淡的黑暗中只见麻子睁大着眼睛，怔怔地看着天花板。

“我要起来了。”麻子怏怏地叹道。

雄介不作声响，于是麻子又缓缓地将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

“这屋里，好像有什么人呢？”

“这屋里？”

“我，不想再呆在这里了……”

麻子也许为了镇静一下自己的情绪，用手将自己的头发往上拢了拢，然后动作迅速地穿好了衣服，走出了卧室。

留下雄介一人在床上，不由地又朝一边的床头柜上望了望，只见那泪壶，圆圆的，白白的浮现在眼前。

“这怪事……”

雄介慌忙起身穿好衣服，然后也走到外面客厅里，喝着刚才剩下的葡萄酒，一会儿麻子从浴室里出来：

“我，要回去了。”

“再稍微坐一下不好吗？”

“不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急事情。”

麻子不由分说地将包挂在肩上，连“再见”也没说一声，便出门离去了。

七

与麻子的关系冷淡，便是从那次不欢而散而起的。

从那以后，麻子再也没给雄介去过电话，雄介打电话约她，她也总是以工作太忙而推托不见。

最后几乎是死皮赖脸的了，一个月后终于约了麻子见面，可她却完全换了个人似的，一点也没有了昔日的温柔与可爱。

雄介约她去了家里，麻子干脆得头摇得振振响：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

“什么地方不称心了，你与我明白地讲嘛。”

“没什么不称心的。”

“瞎说，这样不明不白的我不答应。”

“那好，我说，因为你身上还附着你老婆的影子。”

“你这话……”

“你那房里，你老婆时时在看着你呢。”

“哪会有这样的怪事……”

雄介一个劲地摇头否认，麻子却三两口地喝完了杯中咖啡告辞回去了。

麻子走后，雄介回到家里，不由地又想起了麻子的话来。

麻子她说自己身上附着妻子的影子，这难道是真的吗？

当然，深夜一人回到家里，睡在床上时，有时会想念妻子。可只是如此这般而已。而且平心而论这一年来，自己心里对麻子的思念是要比妻子不知深多少倍的呢。

“这也许是她想分手的借口吧……”

可对麻子来说，雄介也是个不错的丈夫呀。工作不去说它，两人的身子也已结合在了一起，在外人看来，他们应该是早已订了婚的了。

然而麻子却突然要求分手了，这其中一定是有着什么理由的。

雄介这么想着，侧过头去一眼又望见那沙发边上桌子上的泪壶，依然是洁白透亮，奶白色的壶身闪着迷人的光彩。

“该不会，为了这壶……”

雄介不由想着了麻子第二次来家时用手叩这泪壶的情景。

从那以后，雄介便感到与麻子总有些讲不清道不明的不融洽起来，不会是这壶在作怪吧。

“尽是些瞎想……”

雄介摒弃掉了头脑里的胡思乱想，找了块干布带着一种安慰的心情，轻轻地擦起了那只泪壶来。

八

和麻子分手后，雄介反而真正地认真考虑起了再次结婚的事来。

至今为止自己的心思一直在那死去的妻子身上，可毕竟她已不在人间两年了呀。

雄介再想想自己已经四十一岁了，尽管他自己还觉得很年轻，但毕竟已到了不容再折腾的年龄了，再这么磨磨蹭蹭的也许人生便会在孤独中无情地步入中年。另外，工作方面雄介也不太称心，最近他被从以前颇为有人气的女性杂志编辑岗位上换了下来，贬到十分枯燥的校对部门去当校对员了。本来人到这个年龄，呆在一线编辑位子上会感到力不从心，什么时候会被调动，雄介本人心里也有所准备的，但真正事到临头，心里还是有着十分的失落感的。

"眼看，我老婆过世也有两年了……"

雄介最近也开始在亲友、上司面前表示自己想结婚的意思。

"终于，你也感到一个人生活挺寂寞的了吧。"

上司和亲友也十分地能理解雄介的处境。

"到了这个年龄，也没什么可挑三拣四的了，只要身体好，能顾家，便可以了。"

在雄介心里，当然还想找一个漂亮美丽的妻子，但麻子的事情使他有些自知自明起来了。自己已是这么个年龄了，与其找个场面上的摩登妻子，倒不如寻一个能为自己营造一个温馨家庭的贤惠妻子为好。

又过了半年，中间有过几次的介绍女朋友。

虽说年龄不小，但工作在大出版社，又没有孩子，所以雄介在女人眼里还是颇有魅力的。

这样托人介绍了好几次，总算与一位叫上野朋代的姑娘开始了交往。

朋代二十九岁，没结过婚，工作是中学的音乐教师，她父亲是东京都内的一家小学校长，也许家庭环境很是正统，所以便不知不觉地耽搁了婚嫁的年龄。

初次与朋代见面，印象并不算漂亮，但肌肤白嫩，十分可爱。茶道、插花也学过，结婚后也愿意不工作呆在家里，这几点都符合雄介的要求。而且她又比雄介小十六岁，比过世的妻子还要小十岁，这对中年的雄介来说正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呢。

连着几次的约会，雄介很快地喜欢上了朋代。

与麻子相比，朋代要温文尔雅得多，但却不显得呆板，时常露着灿烂的笑颜。而且对雄介还十分地顺从、体贴。

交往两个月后，雄介正式向朋代提出了求婚要求，朋代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照雄介的心思，马上就要结婚，但朋代却说她母亲患肾病正在住院，等母亲的病好转一些，到了秋天，要雄介再等半年。

当然，雄介对此只好顺从朋代，不过两人的关系都进展十分地迅速，没过多久便住在了一起。

完全出乎意外，朋代竟还是处女。

“现今的年代，竟还会有如此纯洁的姑娘……”

雄介对朋代更加爱不释手了，朋代也桃代李报，对雄介倍加体贴。

“这样老是在外面吃饭，花费太多，我做的菜不嫌弃的话，以后到你家去，我做给你吃吧。”

这话正中雄介的下怀，马上便将家里的钥匙交给了她，使她能自由地

去自己的家里。

雄介真正地又焕发了青春的朝气。

以前与愁子恋爱时也有这种感觉，如此看来，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呀。

到了夏天，朋代说她买了一套新家具①要送来。已经决定结婚了，朋代的家里也许及早地作起了嫁妆的准备。

雄介心里本来也打算结婚时房子不变，里面的家具全部换新的。床，沙发，衣橱都已显得陈旧，而且都是妻子留下的，难免睹物生情。新的妻子来了，本应该有个新的环境，新的心情，当然，对朋代也应该尽量地报以爱情。

①日本习惯男女结婚时，男方准备房子，女方准备家具。

这样想着，突然雄介又想起了麻子来。

如果当时换一套新家具，也许麻子就不会弃我而去了呢。

八月初，朋代的新家具来了，于是原来的旧家具全部处理掉，而且连地毯和窗帘也换上了朋代喜欢的新东西。

“这样，终于这屋子，成了我的家了。”

朋代坐在她搬来的钢琴前，心满意足地打量着房间。

“旧西装，再见……啦？”

雄介念起了一首老歌的歌词，可朋代却没听懂，含糊地点了点头，突然用手指着阳台说道：“那些，东西不丢掉吗？”

雄介顺着朋代的手势望去，阳台上堆着一些纸箱，啤酒瓶，还有便是那只洁白无暇的泪壶。

“这壶可不能丢呀……”

雄介慌忙去阳台将泪壶抱在怀里，小心地放到沙发边上的桌子上。

“是谁将它弃到阳台上去的，这壶可贵重呢。”

“可我，不喜欢呀。”

平时一直申明大义的朋代今天显得格外的固执，雄介不由吃惊地回首看着朋代，只见她正对那泪壶怒目而视。

“干吗，一只壶这么宝贝呀。”

“这么贵重的东西，当然宝贝罗。”

雄介这么解释着，朋代却闷声不响地起身走到厨房里去了。

再看看房间，妻子留下的东西全部彻底地不见了，连妻子生前喜欢的CD 碟片，复制的维纳斯坐像以及客厅门口的门帘也都不见了踪影。

都让朋代丢掉了。

“这些东西，全丢掉了，她是会哭的呀……”

雄介用于抚摸着泪壶，用轻得使朋代听不见的声音嘀咕道。

九

也许是按自己的心愿置换了家具摆设，朋代每天都来雄介的家了。已经订了婚，婚礼也定在了两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所以她每天来，也没有人说三道四的了。反而都感到她应该来，她已经是这家的主妇了。

雄介自己也已完全将朋代看作自己的妻子了。

然而，也许是巧合，八月中旬时，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正是盂盆节放假，雄介去了好久没去的愁子娘家向愁子娘家人说了自

己准备结婚的事。

愁子母亲也表示理解，这样便了却一桩心事地雄介回到了家里，不料发现那只放在桌子上的泪壶不见了。

“放到哪里去了……”

以前曾被朋代将泪壶放到了阳台上，所以雄介现在发现不见了泪壶马上便紧张地追问了起来。于是朋代朝着壁橱上努了努嘴：

“那里呢。”

以前，这餐厅的左边有一架壁橱，壁橱上曾放过愁子的灵台。现在的壁橱换了新的，但地方还是老地方，那地方该是放愁子灵台的地方，现在鬼使神差地放上了那只泪壶。

“干吗，放到那里……”

“这么大的一个壶，碍手碍脚的，放到阳台上，你又不高兴，所以才搬了过去的。”

这理由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雄介看来，那曾放过愁子灵台的相同地方，朋代将那泪壶放了上去，不由地感到有些意外和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当时事情也就过去了，可过了一个星期，两人之间又为了泪壶发生了争执。

那天特别地热，雄介好久没与同事们在一起喝酒了，那天受邀一起吃了晚饭，又去了新宿的酒吧，到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朋代还没睡，一个人坐在沙发里，手里竟抱着那只泪壶在用布擦拭。

“你这是干吗呀。”

雄介不能理解地问道，朋代于是便深深地吸了口气，对着泪壶上的那个痕纹吹了吹。

“这壶，染上脏东西了。”

“这不是脏东西。”

雄介说着便伸手去拿壶，可朋代却不肯放手：

“等一下，我正在擦着呢。”

“擦不掉的，这是买来时就有的呢！”

“可是，这东西，奇怪呀，我越擦，这痕纹会变得越多的呢。”

闻言不由惊奇不定的雄介不由分说将泪壶夺到手里，只见那壶上的痕纹果然又多出了一点。

“这，痕纹，好像是两只眼睛里流出的泪水呀。”

朋代的话，更使雄介惊疑不止。

“你怎么说是眼泪呢？”

“这形状，不是很像吗。这壶，你不在家里寂寞地都哭了呢！喂，想哭就放声地哭吧！”

朋代说着从雄介手里拿过壶狠狠地用布在壶身上用力地擦了几下。

“啊，住手。”

雄介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朋代一下子将壶朝雄介身上扔了过去。

“你果然是喜欢这个壶呀，是爱这个壶啊。”

雄介慌忙接住泪壶反驳道：

“说什么傻话，爱这么只壶我发痴呀。”

“发痴！这可是女人呢！”

“女人？”

“你是比我还喜欢这壶啊！所以我气不过存心捉弄捉弄这只壶的。”

朋代说着突然伸出手去，要用指甲抓那泪壶。

“你要干什么，快住手。”

雄介抱紧着泪壶，朋代的目光气势汹汹地追了过来。

朋代这种表现还是第一次，只见她双手不顾一切地抓过来，雄介只好抱着泪壶逃入了卧室里，并将房门反锁上。

“混蛋，混蛋，你开门，我要看看那壶到底是什么货色。”

朋代歇斯底里的叫声传入房里，雄介不由地感到，这壶又给自己惹来了不小的麻烦了。

朋代交通事故死亡是那以后三天的事。

为了泪壶争吵后，两人终于言归和好，一起去横滨中华街吃了晚饭，沿着第三京滨高速公路回家。

那天夜里，雄介喝了些酒，所以由朋代开车，雄介坐在一旁。

车到港北出口处，对面入口处一辆小车突然冲过道路中间的隔离带，迎面撞了上来。

雄介只感到眼前一黑，接着便失去了知觉，等到醒来，自己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醒呀……”

声音远远的，睁开眼睛，只见一位护士站在床前。

“没伤着什么？”

护士安慰着，雄介于是动了动自己的手脚，便感到右手与右脚有些痛，

但还是可以行动的。

“朋代呢？”

雄介问道。那圆脸蛋的护士难过地摇了摇头。

“很遗憾，她死了。”

“……”

“当场就死的。”

雄介望着病房窗口上雪白的窗帘，不由想起了三天前朋代为泪壶发火的样子。

十

雄介的面前，站着洁白的泪壶。

夕阳西下，从阳台处射来的残阳，将泪壶的影子映得如一条长长的尾巴，阳光里那壶散发着熠熠的光灿。

“朋代已经死了。”

盘腿席地而坐的雄介对着泪壶嗫嗫道：

“全都，没有了。”

先是麻子弃之而去，如今朋代又车祸而亡。对雄介来说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如白茫茫大地好干净。

这当然不会怪罪在泪壶身上，但麻子也好，朋代也好，都是讨厌这泪壶，惟恐躲之不及的。特别是朋代因为雄介太珍爱这壶而将它丢到阳台上，甚而想用指甲去抓它。

本来是个文雅温和的姑娘，怎么会如此地反常呢？

“是你，太美丽了吧……”

可为什么就朋代一人死了呢。确实事故发生前的一瞬间，车子是走在靠右的超车道①上的，谁又会想到对面逆向行驶的车子会撞上来呢？

只差一秒钟，只要错开这一秒钟，两辆汽车就不会撞上了。

撞上来的汽车，据说驾车的是个男人，喝了好多的酒，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①日本汽车是左向行驶，所以靠右是超车道。

谁又会想到，会遇上这么个驾驶员呢！

这一切都是偶然，实在是离奇得太偶然啊！

而且，朋代死了，雄介却安然无恙，这又是偶然。平时总是雄介开车的，这天却换了朋代，这又是偶然。

“为什么……”

雄介不由地对着泪壶问道。

“是你，在操纵着这一切的吧。”

“……”

“是恨朋代，才这么狠心的吧。”

可是雄介问泪壶，泪壶却静静地无言。只是残阳的光线角度变化，使泪壶上那朱色的痕纹显得格外的清晰。雄介于是感到那痕纹一定是朋代在流血了。

连空气都凝住了似的，夕阳中雄介不由默默地打量起房里的一切来。

三室一厅的房间里，全是朋代搬来的东西，妻子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雄介的心里还是根深蒂固地不能将妻子忘怀。

“留下的，只有你了。”

雄介从泪壶中看到了妻子，听到了临死时气喘吁吁地希望雄介将自己的骨灰制成壶的妻子的声音：

“你是怕，我将你忘却一个人太寂寞吧。”

泪壶依然沉默不语，残阳已是强弩之末只有壶的上半部分在闪着光芒，下半部分的壶身已经沉在了暮色的阴影中了。

“不用再怕了。”

雄介在与泪壶对话的期间，残阳半阴半阳地洒在泪壶上，看去那壶就好像是破啼而笑样子。

“现在这样，称心了吧。”

“……”

“你真是这样地离不开我呀……”

雄介想起以前碾妻子骨灰时，骨灰里曾渗出水来的情景，已经过烈火的燃烧成了灰竟还会渗出水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愁子对雄介爱的执念，是妻子对丈夫爱的思念。

现在雄介是切身地体会到了这妻子的爱。

“只要我活着，你是不会离开我的吧……”

残阳终于落了下去，暮色开始笼罩了房间，然而那泪壶却显得更加洁白无瑕了。

“真是个厚脸皮的家伙呀……”

雄介想起妻子走后一个人与这泪壶一起度过的那些不平凡的夜。现在

又是同样的夜来临了，雄介不由又产生了将泪壶抱入房里去的冲动。

“我又是一个单身汉了。”

暮色中，雄介伸过手去将泪壶抱在了怀里。

这泪壶已陪伴自己有三年半了，可色泽形态依然如故。

又将脸凑近泪壶，却发现三天前朋代用布擦过的那痕纹又回复到了从前那一点了。

那一点，果然是妻子的泪呀……

当时与朋代一起确实是看到的，决不会发生错觉，实实在在的两点，可现在又实实在在地只剩一点了。

这么看来，融入这壶里的骨粉还是有着灵感的。

“静一静，别出声。”

雄介提醒着自己，怀着一种祈祷的心情对着泪壶念叨：

“我还是一直守着你吧……”

念叨声中，雄介感到自己的全身正被妻子的灵气所包容，于是他便慢慢地、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祝子平 译